劉齋集 卷二

日

共七

Opportunity

剛齋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書

剛齋先生集卷之三

書

答洪伯膺 直弼

昔年枉存迨感不鄙昨冬辱札尤荷盛意從審體履冲裕德學並進仰慰之餘繼以欽歎春氣向和仰惟益膺神佑溫新增味稺圭貞疾枉身隨衰益痼不能數墨亦已久矣雖蒙提警之勤而殆同老牛之鞭則良足悼憐而所以銘感佩服者有非筆舌所可盡喩也先師平日非不得已則未嘗著書故刀圭外遺文無多而尚未及收拾編次狀文顧此力量文辭俱有

所不逮久未能起草而亦無他人可托者則只切憂懼而已性潭狀文亦不能爲下手計而玆承爲兩賢知德立言之教蹙縮之極殆無所措躬也相從之問非但無可及人且以容接之艱未有與之講討者矣何足以奉聞別紙敢忘愚陋略有所仰質耳

語類小分宗家無所藏嘗求見不得今承來敎其在黃江理勢似然早晚因人問之當如戒也語類付籤本固未嘗考閱而付籤年久難保其完則因是而編成之恐未易也陶菴抄節杞園節略各爲幾卷耶無緣得見可恨

節要於宋子大全如退翁之於朱書者盛慮之及可謂勤矣而謂陋劣者可任其責則豈非不相知之甚耶仍念此則俟後人亦無不可所當先者劄疑而其最緊者又在時事蓋古書之引用博識者可以知之而時事則有難考證於久遠之後故也先師嘗有意於此而未及下手每一追惟不勝傷歎顧此事非博洽與誠勤無以成之可任其責者非執事耶且公私文蹟可考者之求取京裏又似勝於鄉曲茲因盛教之及於節酌而奉告之可幸冒許而亟圖之耶

吾先子像贊鋪張固盡矣奉讀欽歎而已更何敢議到但新羅未聞有道學則自羅麗云云似不免爲語病矣未知如何

又

前月迷豚由歸承拜八月出惠札至今披玩不能釋手可知遺時多情故見時多情而向道於陋劣者多不着題殊不覺令人汗衣多少戒勗苟非相愛之深何以及此區區銘佩不容言喩但老病將死無望於用力而收效是切自悼也顧此本無可以及人者寧有門下之可言英才固未易而實心向前亦罕其人

豈運氣所關耶今於心折繞壁之示爾切傷歎冬序向深不審比日定省增吉震艮如宜近看何書相從講究者爲誰甚恨不得致身於座下獲聽其緒論也箴從固是朋友之責陋劣之於座下落落相望惟聞孜孜於進學未知得失之如何而所藏又無可推則非不加也雖欲加之而不可得也何以有此勿鄙夷之教也甚悚甚悚稱主年來無非床簀之日而見方添劇於憂患爛灼之餘杜門殗殜已踰數旬昔閱秦何迷兒策仕陞六資是分外感祝之餘不勝縮縮而病中相離亦不無難堪之端矣今送還職使之乘隙

誨候奉賜指導如何渠雖不敏亦知敬受嘉誨也

又

春初李上舍便蒙札感荷萬萬至今披玩在手第縷縷滿紙殊非向道於陋劣者則不勝愧汗矣便且沉病迄闕仰復又切慊悚不審寒沍侍餘體履連獲衛重篤志勤業進德不已所養之厚所造之深可以仰想而京鄉落落未由攀承緒餘只自引領馳溯歲暮增懷而已穉圭比年來再經危病全失精神久已不能開卷自愧無聞而將危師門狀德亦因是延拖未知畢竟將如何憂懼不知所發貽紙所示傷歎而已

今之士習豈此陋劣者所可救正耶末段云云固有失於知人而亦不可不謂闊於事情也徒恃眷厚語涉不遜可蒙恕諒耶

又

庶子之爲嫡母黨服只視嫡母之存沒似無干於無二統之說矣如何屬稱亦似當推之於此而有不敢質言矣五代祖承重先賢說不同則當何適從第念旣承重則當爲題主而題主可無難處之端耶幸商量見教如何旣親盡服窮則遷葬服緦恐不然而若不遷之廟似不可以親盡論也如何

答安 在款

春初惠書感荷萬萬備悉俱極炎熱甚酷侍餘起居近復若何稗圭前冬纔移於舊居十里地而窩況辛酸所患宿症比益苦強欲數墨而精神不能接續如是而能有所得乎只自悶憐每奉盛札輒有所備與商量者甚感不鄙顧慚陋何以仰副勤意知覺之或屬心或屬智吾先祖以朱子說謂非前後有異各有所指而以知寒暖識饑飽者爲心之用以識事之當然悟理之所以然者爲智之用此豈非不易之論耶然庸序將論人心道心而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吾先祖所分屬於心智者卽人心道心之分也
然則知覺二字雖隨所指而有屬心屬智之異恐皆
不得不以虛靈爲主矣如何善惡未必皆由於淸濁
氣之論家無農巖集未得考見何敢妄議但理本無
惡其發不由於氣何以有善惡之分耶只以善言之
理未有不乘氣而自發者豈濁氣所發亦有善云耶
俟見本集當更有以奉質也旣蔭仕而復登科須觀
其所存及所志之如何或之議者固未知其說何如
而靜菴先生所處亦豈人人之所可援耶冀聞至論
安陳瞽見還切縮縮

又

客冬惠札披玩至今忽自貞村又承垂問感荷良深第前後示喻實有所不敢聞者自不覺騂顏汗衣而竊怪夫一言不知甘犯古人之戒也仍審侍學如宜進德不已仰慰之外欲歎萬萬穉圭宿病頻添昨年夏秋幾殊僅甦餘苦未已數墨亦廢而 謬恩轉加惶恐罙切柰何客冬今春族黨朋舊慘慽荐仍令人頓無生意而金戚系祖客地皐復尤不忍言過翁血屬絕矣與刪亾矣神理之難測乃如斯耶想執事聞覽亦必潸然爲之怛然也俯敎孟子小註眞西山說語

看則可以無病耶均有一心蓋謂人物皆有一箇心而非謂人物之心同也其所謂能存不能存即昏明開塞之不同也高明之疑其不合於朱子之旨者無或於均一二字看得太重耶然其兩存字有若指心而言者然則果不合於朱子之旨矣季見商而回敎如何人物均有明德之說盛辨恐得之矣心亦是臟腑云云之或說豈不悖於朱子之訓耶朱子於盡心章集註以神明二字釋心心若不自光明何以曰神明耶且神明二字果指血肉心而言耶心之光明必待於性則人物心之不同豈人獨得性而物不能

得耶心有通塞故性有偏全然則正且通之人心其
本體光明可知矣如何

又

夏間壺牘阻餘慰荷稽謝至今歉悚萬萬寒雨乖候
靜履起居近復如何溫繹之工甚仰老而彌篤恨無
以致身座下以開此蒙蔀也稱圭貼席三載精力已
在十分地頭更不免客症之交侵只是朝暮人而終
於無聞殊自愧歎才俊有志之難見誠如盛示而況
此本無可及人者則傳授二字非所當言矣近與相
守者一族孫即迷兒兄子而姿質意尚殊可愛也病

昏之甚無以副其勤求此爲可慨也柰何先師狀文今則可謂時急而尚不能下筆實有負罪於泉下之懼如得奉展庶蒙指敎之益而卒難圖得則惟恨京鄕之落落而已

又

未發之旨豈懵陋所敢知但守栗谷先生人雖至惡者未發之時固無不善之說以爲寡過之地未知如何

大學正心章有所之有以病看似當

氣質之惡觀於程子氣淸才淸氣濁才濁之說似可

知其所從來矣苟非禀氣之濁惡何從而生也然亦在於習之之如何耳矯揉之得其道則濁可變而清矣如何

處窮之難奉老者之有別來教誠然一切任之而至於菽水長絕則奚但近於不情而已苟非悖義者則爲之盡吾分而無愧於心似不遠於中正之道矣

物所受爲性而性之偏全隨氣不同理雖墮在氣中而性未嘗偏則何以有氣局之云耶單指其理則已是超氣說而豈懵陋所敢質言

懵陋於心性體段實無管窺而猥蒙不鄙有此勸示

苟不貢愚何以聞至論方寸是指血肉心則亦氣質之云或說然矣方寸內之神明不囿於氣而爲虛靈洞徹之本體今日方寸之內濁氣滚汨則當於何處求其虛靈且其所謂一箇神而已者是指理耶指氣耶若曰理則非所以論心之體段矣若曰氣則將謂滚汨之中別有一氣耶抑或無別氣而所謂神者只是濁氣之神耶顧此迷暗實有所看不出者幸更賜明教如何

答從舅申公 暻

姪之鹵莽其於禮學尤所昧昧何敢論及於人家疑

禮但鄭氏家歷擧禮疑類輯中諸條以爲問故只就其所問畧陳淺見尤菴所論三喪畢而立後云云似是存疑而非斷定者故以從遂翁說而不撤几筵爲禮疑從厚之道若鄭嘉山所後子承重問者以承重之禮爲言故姪亦以承重之禮答去而已今承來敎始覺其不思量之失矣然於來敎亦不能無些疑嘉山所後子於其祖喪以代父繼其服論而不得留其几筵則其服亦當除之於再期之日而更無難處之節但嘉山與其父同日立殯未得爲其父制服而其子始代父受衰於幽系之後矣不以承重論而斷

之以繼其父服除之於再期之日未知如何其父未得受服而曰繼之則不但非其實亦有所不忍者父未殯服周之說似難推之於此矣如何

又

代服與承重之別傍無問解無以考詳而但以尤菴所論閔家變禮諸說觀之則似有不可分開說者矣伏望更取經禮問答細商而因便賜敎如何至於鄭忠烈家禮疑無論代服承重之可以分開與不可分開其服似不可除之於再期之日何也忠烈未及爲父受服則其子代服之日卽忠烈受服之日而除之

於再期之日則月數實未滿矣愚見如是未知如何

又

前書別紙甚感開示之至意而愚滯之見猶有未能釋然者蓋來教大旨在於代服承重之別而以尤菴所論閔氏變禮謂非所當引矣然尤菴說之本於朱子誠如來教而來教所引朱子說大全則適孫下代之上有繼統而三字竊謂曰繼統者以其承重也曰代之者以其父在也於此代服承重似難分開說而閔禮之引恐或不至全失本旨如何來教曰寧宗入承大統然後議代服故引此禮者雖或兼言承代然

其存主處不在承重而在代服存主之在代服固然然寧宗而不入承大統則其可以代服乎雖私家必繼統之適孫乃可以代父執喪此姪之迷暗未見承重與代服之必可分開而不能釋然於開示之下者也父未受服云云父未殯祖亡者成服之日子代服斬祖喪中父亡者父旣受服而子代繼之其服皆當除之於再期之日若鄭氏家所行者則忠烈未得爲父受服而其子代之服斬於幽後之日勿論重之在父在子除服於再期之日則月數豈不未滿乎若曰不忍死其親而繼其服故當除之於再期云爾則代

服之前將謂其父持服於冥漠之中耶此恐非孝子之心所可忍故妄有非其實有所不忍之臆說而未得明據何敢自是但父未受服而已繼後代服於累月之後者當以繼服論而除之於再期亦未見古證則終無以豁此暗塞之腦玆敢更陳瞽見僭悚僭悚

又

向來鄭氏家禮疑賤見猶有未能釋然者姪之於尤菴說以爲存疑者以其上文有長子未行大祥則几筵未可遽撤云云故也未知此或不然否且詳前後來敎似有矛盾者前敎曰若留几筵掩至六月則是

嘉山加服父六月也後敎曰除靈之後猶且服其殘
月者是乃始伸其承重之義鄭忠烈之子出系後爲
其祖服斬是代父繼其服耶是已承重而服耶若曰
代父繼服則再期撤筵而服亦除矣若曰承重而服
則雖畱几筵六月不可謂嘉山加服其父矣蓋非承
重者固不可代服然來敎以代服承重別而言之而
引重於父未殯服祖周之說代服者除靈之後更有
何殘月之可服若服之竊恐進退無據未知如何畱
几筵當否非愚昧所敢強論而不能無疑於服殘月
始伸承重之敎敢忘煩猥而更求教焉姪之何所謂

非其實有所不忍者蓋以鄭忠烈未得爲父受服而其子始代服於曲系之後則曰繼其服非其實也若以繼服論則當除之於再朞之日而受服實未滿二十五月誠有所不忍談也雖承反復開示而此意終有所不能已者豈瞻塞之甚有難於化者耶父未殯服祖周之諭陳翁之旣有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關之云而涉翁且曰無祥禫可乎尤菴亦嘗引涉翁說而有曰通典恐未得爲定論然則父未及受服而子代服斬者似不可與承重分開說矣情厚者而陳妄見伏望細商而更教如何

答申時叔 在應

庚蔚之云云非以庚說爲同於沙尤諸說庚說攝行云云專主歸重於父而沙尤有無祥禫可乎恐未得爲定論云云者則可見代服便是承重之意鄙見如是而遺辭未暢高明之疑之也不亦宜乎以此懵陋往復之間辭意又不能分明則實有難於求益者可歎祔祭祝鄙說不可遽稱孝曾孫云者蓋以未改題前稱孝爲未安也而高見又如此何敢自是旣未得明據則難以臆斷幸更加博考而示及切仰

答洪欣伯 奭周

即承拜下札仰審窮沍侍奉萬吉旬宣如宜既感且慰不容言縣下示民憂誠如所教而所以愍念之意溢於辭表斯可以有濟矣欽歎萬萬而甚愧迂愚之極無以仰禆施措之萬一也人才之間苟有所知豈敢有隱不惟蹐劣不足以知人夙抱奇疾未能從遊於士友等與識面况其人品乎是以頃年自 上下詢而不能對今又孤執事之盛意自恨固陋而已下饋諸種仰荷勤念無以爲謝顧拙於謀生不免艱食亦不至不舉火則眞所謂一蠹而復得米肉之惠於尊者雖不敢辭而賤分殊覺不自安也歲除不遠惟

所餞逕增休

又

頃承臨誨感荷之極迨切于懷玆又拜下札甚愧陋劣誠不足以獲此况辭意之鄭重有不敢當者乎第審向熱侍候萬吉旬宣如宜區區欣祝不容言喩稱圭此時添病自是年例殗殜度日苦悶苦悶思聞一言之敎固知盛意之實欲擇狂如有所知何敢有隱性本疎牖不識世務病蟄窮巷且罕相從民間利病亦未有聞則雖欲貢愚其可得乎然念爲政之要不外乎誠之一字不中不遠經訓明矣今以執事之博

雅求治之切如此則何患事之不濟雖不能獻言亦不敢爲倹惟願益加勉勵大有成效則一路之民永受惠澤也下惠諸種多感俯念之勤顧此不至不擧火而再貽尊者之慮徵分甚覺難安固有所不敢受者兩種紙似不安辭而玆承乞言有贄之敎亦不敢拜領幸望俯諒而勿罪如何

又

數句之內再辱垂問感佩之外實深悚恧第伏審定省餘句宣動止一向衛重區區仰慰何可量也穉圭病日益緊長時恩臥數墨亦廢苦悶來教寸莛洪鐘

之喩全不着題此實以從遊無素空疎之實見逃於明鑑而然矣奉閱以還自不覺汗衣而騂顔也向日仰復中一誠字不過仰歎其所已能而今乃以事斯語懼不克爲答謙虛之盛德如此則孰不欲爲之盡言而顧此愚暗無以仰對於治民要切處之問愧歎之極無以爲喩伴簡諸種所以貺之之辭殊非陋劣所可堪雖不敢不拜領而亦不能不縮縮也穀包至引朱子事爲教大賢所爲豈是凡庸之所可妄效者耶然猥荷執事與之講世誼他日若値空乏亦當有所奉請也

又

瞻詠歲暮益切玆承拜下札仰審侍奉萬吉體履淸裕區區仰慰不容言驗存省俱闕台豈或然所以警益於衰憊者大矣兢充二字竊聽於士民之共誦可知其爲自道而已然誦之者或有云少欠剛克固未知其言之果如何而向來拜敍淺服雍容沉厚氣像矣沉厚之過中必有欠剛之失中庸至難賢不敢謂執事之必無是矣玆因求言之勤不敢隱其所聞加勉或政之似不無益於爲學爲政矣如何承賦歸當在閒春可悵其無緣更拜而聲光益遠也

答

前月下書迨用伏慰雪寒去益酷體候近復若何旋湲伏慕姪宿症當寒益肆日事叫苦而　名命尚未蒙還收悶鬱之極不知所喩出處何以爲定之敎姪之長短本末素所俯燭而有此下問者誠可訝也且以不可出之端只歸於一病字則尤可惑也夫士之出處先須量度己分之如何然後乃可言他苟不量己而出雖當有道之時未免可恥未知姪之懵陋畢合於　經筵之任乎自知不可猶且冒進其可曰義乎雖欲冒進病實難强故姪於疏章亦以病爲辭而

若言不敢出之實病猶屬第二件矣惟粗守己分然後可免忝先而報答 聖恩亦豈不在是耶賤見如是能不悖義否因便更教以開迷惑之腦如何

答

纔見堤便書修答以付而貴价纔至且驚且喜悵手開緘盛諭縷縷甚恨平日見知之不淺所示 筵教感泣之餘繼以惶汗不知所喩今我 聖上冲年嗣服傍招俊乂望切輔導苟非才學德業可任經濟者凌不敢當其責而如我懵陋猥在搭徠之列絕異之恩數殆前所無則如尊知我甚熟者爲之憂悶宜不

但爲吾私而已而來書中獨善忘世等語有若外人
之不識裏面泛然爲說者自顧慚恧之外竊爲聳慨
然也然 誤恩轉益隆摯至於屢勤 筵敎則勢須
冒昧一出然後徵分可以少伸本末盡露然後屛伏
可以遂願一身狼狽豈敢更惜第今病勢萬無强策
之望日前待罪之疏悉彙情悃如蒙體諒則萬幸而
如或不然誠不知所出矣

答

昨年七月惠書甚荷不鄙尙闕謝儀雖以執事之雅
量恐不能恕其無禮之甚此心歉悚如何可喩秋氣

日清伏惟侍候萬吉益懋進德之工顧無以致身於
座下獲聞其緒餘只不勝引領馳溯而已稗圭奄遭
性潭再從叔喪事安放之慟實難堪抑而未及成服
又哭庶族弟之相守數墨者亦關命數悼惜奈何心
氣質之辨固非憯陋所敢知且因考閱先師遺稿得
其與執事往復者則已有詳報此說者而今執事復
以垂問於賤者豈欲驗其亦有所聞而能不失本旨
耶以此愚魯且無刻苦體認之工雖師席所聞率多
不能領悟其何以仰副勤意也第念心雖不可不謂
之氣而比氣自然又靈是朱子之訓則直歸之於氣

質而以淸濁粹駁並論於虛靈本體者恐不可此甚
精微處而不能見得分明故不能說出分明幸執事
更考往復於過翁者而推明之還以見敎如何

答

竊詳來敎自病浮躁而以念着敬畏爲治病之藥治
病誠得其要但念着二字不甚親切似或未盡於服
藥之方矣如何邪念易驅除而浮念難擺脫可見用
力之眞欽歎欽歎此意栗翁言之於聖學輯要而其
論治浮念之法詳且盡其曰提撥此心勿與俱往者
是持敬也其曰不求速成不生懈意者是勿忘勿助

也持敬之久涵養純熟則浮念可退而下二句又豈非來教中捧盤水之法耶來教中自七情未發至氣反動志下語似齟齬者不能不想不念便屬已發豈可曰未發時耶浮念去而心體立然後乃有未發境界未發之時心雖寂然無思慮之萌知覺則固炯然不昧故事到面前處之各當其理豈有猝然撞觸氣反動志之慮也且心體之立實由於閑邪存誠以致涵養豈可以不想不念強求未發非但不能縱使能之亦恐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未知如何靜居時當念敬畏之念字亦似剩語而以未來事理會敬畏恐於

來敎不能領悟矣蓋靜時敬畏卽中庸之戒懼而涵養爲主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是也苟能涵養何患乎心無湊泊耶今此仰復者皆出於強揣必多有醜差幸乞更賜明教如何

答尹明直 光演

李上舍袖致惠札甚慰阻懷今日亦相對說到那邊忽又專价至始焉不覺驚心𢗅手開緘終喜體履有相第連有憂患之示仰念無已僕風昇後虛眩之症復發於至初委席㱡㱡苦悶栗翁後孫宗事之爭豈意大賢之門乃有此事傷歎傷歎縷縷示諭非相愛

之淺何以及此良感良感但恐未免不加息量輕先
浮動亦不能不爲之淺惜也謄書闕七月一度故錄
添于四月書下仍略陳賤見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
此書何獨見闕於謄示中也四月書後復有此書
繼爲兄則其立後後歸宗爲正統爲兄則仍爲宗
子而奉祀爲正統之減年增年其後孫自當下之
而前後書之不同只以初未知統之爲兄而已既
有後書而猶以前書爲不易之正論則其將謂吾
先子忽棄前日之正論而更爲不正之論耶諺單
之出於朴姓人之手已著於謄示書中何以知其

爲李絻之中間僞撰也僞與非僞不須論而謂此
後書之出因其單辭之悖則果何如向於　詢問
之下不敢獻議而只略陳驚駭之私而已今來示
欲此露章自列而謂可以得繼述之正大雖感謀
忠之盛意顧此不肖之暗塞誠有所不敢聞命者
矣

又

心爲一身之主宰而有動有靜靜者其體之立也動
者其用之行也而其爲主宰則不以動靜而有間矣
來諭曰未發者心之靜也非其本體也又曰其能動

能靜者卽其本體也高明豈以心有動靜疑未發爲體之偏於靜耶能動能靜莫非心也而體之立則屬之靜矣故程朱以來諸賢未有專言體而兼舉動靜者矣來諭以未發爲體疑動之皆妄則尤有不然者蓋動之妄以其體之不立也靜而體立則其用之動豈有妄也若以體之屬靜疑其動之皆妄則殆以體用謂無關涉其可乎且來諭引易與通書而曰俱不以寂與靜爲主宰而無息也無爲也一者無欲也卽其說得十分地頭也無息無爲其非未發而未發時寧有欲之可言者耶捨未發而別求心之本體則未

知心之本體在於何處而何時可見其氣象果何如
耶曰本體曰主宰者固非二物主言之地似各異竊
詳來諭則似有準說者於此看破則來諭之說雖多
而其得失自可明矣如何
心是氣之精英精英處恐不可言美惡朱子曰心比
氣自然又靈覷味於此則可知心與氣質之辨矣
處貧之道奉老之人實有所難而來諭中得於出處
云云未詳盛意所在矣豈以科舉之當赴與否言之
耶科舉之設其來久矣宋之程朱我朝退栗亦皆應
舉則謂有自媒之嫌者無或太過耶况出於爲親求

禄仕之計者耶但以此藉口而埋頭汩沒則喪其本心矣何足言哉

答權景奎五應別紙

栗翁宗事之正是先賢正論而有　朝家特命則百餘年之後敢生變亂之計而肆然上聞者足以觀世變而亦可謂無嚴矣如未詳本事顚末則固難爲說於其間旣知有先賢正論　朝家處分則禮堂之不敢遽然回啓者豈其別有委折耶顧此迷暗竊不能無訝惑於不敢二字也主簿許不卽傳書非執事受我之切何以如是但書中所言只如奉告於執事者

矣彼李源培誣逼於吾先子者有不勝痛駭者則雖欲無言其可得乎且先賢正論　朝家成命尚且不有晒劣一言果可爲藉賣之資耶若弟之以駭痛於彼之供辭招人唇舌則有不足恤者矣爲是而不傳書似或太過未知如何間已多日禮曹已爲回啓而處分果如何耶

答李與之 點

病伏呼死中忽承惠札仰審侍餘起居珍相甚慰阻懷不容言喩老先生全書入梓斯文大幸承示欣聳第念事力不小果何以經紀舊本校勘猥荷勤托顧

此謏寡實非其人且此近無有藏書處求見者久而尚不得茲承早秋間委送一儒相議之示悶鬱之極不知何以則爲好也

又

懸仰中承拜惠札慰荷萬萬第審邑憂彌留何等仰慮秋氣頗涼間已解帶體履增勝全書重刊承已始役喜幸無已財力之不贍安得免勞念然刊老先生遺文而不承權輿恐無是處矣自承前書之示極欲求書一奉閱而病未及訪問其有處正用悶歎茲又以添入文字有所脩商者顧此懵陋何足與議重違

勤意略此付籤而病思昏瞀亦不能盡意惟在裁量之如何耳聞諸朴君洛下士論有欲及此重刊更定題目而亦當　筵稟之議未知盛意以爲如何欲稱子於栗翁者在後學夫孰不然但未有先輩定論則全書題目之更定恐涉率爾至於　筵稟則固有吾先祖文字編成時已例然其時則文字編摩實奉上敎故題目之定亦待　筵稟今此全書之刊初非朝家之所知而只以題目一事欲爲稟定則未知事面之果如何況後學之尊先師不必　筵稟而後定者耶賤見如是敢此仰煩僭悚僭悚因便回敎如何

又

瞻詠際獲拜惠札感荷良深仍審深秋侍餘起居珍勝尤用仰慰全書刊役之垂成何等喜幸起閑貽羞之示事之幽於意外者有如是矣殊歎殊歎別紙謹悉而諸賢添入文字未得其詳不勝泄鬱 御製無論某文字附錄于拾遺恐非道理略貢愚見於胎紙耳齋銘欲俟病間點檢姑留之

別紙

御製文字非敢存援者則其不入于前所印行附錄者以其後出也今當板刻有不可不添入者雖

非 御製隨類編入固不害於陶菴校正況 御

製乎若曰已經陶菴校正處後人要不敢犯手以

御製文字附錄于拾遺則恐非道理而反有失於

尊陶菴之意也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幸加細商因

便要教焉

又

朴哀便憙獲承已除衰慨廓可以仰想玆又拜書殊

慰哀履支勝第宗事之爭誰謂大賢之門有此變怪

駭愕之外尚復何言所謂擊錚原情人之造言乃忍

如是耶哀侍一門之含痛次骨不須言而當初建白

以正倫序是大臣諸公極加商確而稟質於吾先子者則各家後人之心在今日不但爲栗翁傷歎而已况其誣逼無所忌憚者耶上章論辨固非草野之賤所敢幸爾者而著說以明其是非豈不欲如來示不惟本無筆力病昏精神實難收拾且世道人心至於如此則庸陋一言亦何所補裨圭私家不幸室人以二月初五竟不起悲酸不自堪而纔經葬事宿證斗劇苦悶難狀

又

別懷迨切依依茲承惠札甚慰霜寒體履珍重篤所

遣之罔測可勝仰屋荳意禮書回啓 處分已下之
後乃復有此此足以觀世變所以駭惋不但爲私而
已也世末夏秋來精神轉覺昏塞筋力漸難支吾今
則眞所謂不生不滅復叨憲長 除命而不能爲陳
章乞免計他尚何說今番詢問之 命至及於賤臣
不惟從前不敢獻議顧今精力實有強不得者只略
陳微衷而已事係莫重而公論自在賤臣進言與否
有何所關但自 上裁處之如何無緣趍即得聞是
甚紆鬱

答張幼章 憲周

別後累易序信息莫憑憧憧之懷不能已也意外獲承手畢慰荷之極如更奉晤仍審侍餘學履連安尤切欣祝科文之作在門戶之計固所難免况乎在侍下者耶然向這裏收斂身心則固何病也承欲讀語類想必有犂然之趣而亦豈無憤悱之時耶思欲與共之而不可得則只恨山川之闊遠而已僕所患疝症傷暑頻添貼席度日近雖少可而餘苦尚在不能數墨自憐柰何當此大無其爲可憂奚獨溝壑之私而溝壑之外實無其策卽聞南中被旱反有甚於湖右奉老形勢想益罔措甚爲之悶然也

又

別紙所詢金氏家禮疑豈僭陋所敢質言第念亡者長子與長孫雖沒長孫旣有弟而又將爲其兄立后則長子之弟只應服三年而便主喪實有奪宗之嫌題主及喪祭勢須使長孫之弟代其兄主之而服則當依本服若以主喪而變制斬衰則亦豈不爲承重而奪宗耶欲爲其兄立后則安得如是

答蔚純之 履穆

春末惠札甚慰一發解未足爲賢者賀而侍下慰悅亦不能不爲之滋喜而奉勉於會工也僕年來病益

苦數墨亦廢無足言者而所自慶者昨夏今秋得兩男孫耳欲枉而不能勢固然矣無信二字非所可言也病根在矜字之示仰認點檢淺工欽歎萬萬知其爲病便是治病之藥朱門良方不過如此今乃求藥於全不察症之人耶袪箇矜字謝上蔡之所以爲賢而欲上人之心是其所戒此恐爲所當服矣如何前來別紙只於中庸章句數條略已奉復而太極圖說實無見得不敢開口矣

又

中庸首章章下首明道 止 不可離小註上言首三

句下言下二句○道是率性之道則道之本原之出於天而不可易者是言天命之性道之實體之備於己而不可離者是言率性之道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本原一節者兼言之則脩道之教亦可作本原看恐非朱子立言本意且首明二字包下實體之不可離而次言以下方及第二節若取第二節則取首二句而屬之首明亦似硬破強排未知如何

出於天而不可易一句重在出於天備於己而不可離一句重在備於己審乎此而更考於首節章句蓋

以下及第二節章句性之德而具於心等語則疑可釋矣且一章雖分節而釋之其實本是一段文以第二節何語爲之首明何至爲覆破強排也

又

中庸二十七章大小首尾說來說精矣然尊德性道問學爲兩事而各有頭尾則小註許說當謂之未盡不當謂之未穩考諸語類諸條可知矣

十六章章下亦費之亦字此章兼費隱而居前後六章言費之間故承隱也而曰則亦費矣此前日本意之意而未嘗與高明之見不同矣

十八章亦積功之亦字愚意以爲文武是聖人而王季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且章句承此言文王之事而言故有對文武之云矣玆承無可對之義當更思之但章句所謂蓋其所作卽指其勤王家而言欲分其勤與所作爲各件事而說亦字於其間則恐不成文理矣如何

答徐夏卿 忠輔

積阻餘意外惠札如獲良晤第承荐遭重制驚怛不能已穉圭客臘重經風虛之症全失精神可知荷到不遑柰何栗翁宗事之定 先王成命特下先賢定

論略垂而百餘年五六世之後今忽有李爺祖之疏直歸之於非禮不正此實非尋常變怪駭惋之極矣但爲栗翁傷歎也獲承詢問之　命而不敢獻議只略陳微衷而已玆承縷縷示諭若非相愛之深何以及此良用感歎第念此爲斯文重事而自有淸朝公議賤臣進言與否有何所關未知將泊于何地益慮誠爲太過若或事端將有所不可默者則將如何可以得妥耶幸加商量而因便示及如何

又

夏末惠復至今披慰玆又承拜垂牘仰審瀼秋經履

有相感慰文至記末尚委床蓆未知符到遲速而餘日只是苦海自憐柰何絡賢文字實愧不自量而猥請斤正獲蒙俯商之勤何等銘佩洪台為之可否又感不鄙貽紙復有所告想不以昏迷而終教之也

敦化罔倦四字鄙意妄欲分屬於　兩朝事而文勢不瑩故見者皆以為未穩以右文敦化四字易之耳

嗚呼以下一段俯示之勤摯不但文字上可否而已苟非相愛之深何以如是但此段鋪敍諸先生處不敢以己意下一字只歸重於栗尤兩先生說

及　御製文字以爲免罪計而若如來示滄洲精舍云云則乃有自我論斷之意故固知其語意之甚好而不敢用倘蒙俯諒耶今去本朴君當以奉質可以更加斤正耶旣不能遵俯示而猶復有此仰懇想必笑其恃厚眷而妄率也

答朴 履珠

客歲歷枉荷意之勤迨不敢忘忽此料外獲承惠札悅若更奉雅儀仍審起居遲勝何等仰慰穉圭宿病遇暑添苦自憐奈何性潭再從叔延諡春間行之於金衙慶幸何極病且路遠不能往參盛禮可歎俯詢

家禮禫條不計閏之說沙溪則謂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也尤菴則謂朱子常以祥月僾禫爲是而以閒一月爲非况於其閒又可不計閏乎然則朱子之意與家禮不同而不改於家禮者從時王之禮也而二先生皆從張子計閏之說矣時祭亞獻條註楊氏引少牢饋食禮詳辨潮州本不祭酒之失矣然則要訣之有不祭酒之文誠可疑而傷無要訣不能取考而仰復極歎極歎惠來鯉脯多感情貺而未及遊仙浦先嘗仙浦之魚者豈他日尋眞之兆耶第恨無以謝盛意也

答宋 聖圭

意外獲承手帖審體履佳勝阻餘慰仰泣弓巖碑山水公記文如此來示云云似無不可第念立碑之初恐亦知有他日水齧之患而不擇其稍高處者想必以卽其巖而識其實也然則今日之移竪無或爲未安耶旣承來詢略貢愚見而亦不敢質言幸細量而處之如何

答鄭 禹鉉

四月下狀承拜雖晩甚慰瞻溯之懷不審比來尤旱哀候連獲支勝穉圭孤露餘生自哭山頹靡所依歸

而病憂連綿隨分看字亦復廢却只自悼憐而已特蒙垂念所以慰撫而勉勵者極其鄭重懇惻又示心喪說惜其不能盡分於師喪苟非相愛之至豈有是也莊誦感戢之餘自幸不見棄於君子也第來教中已有當世之責云者非知我之言豈以虛名上欺猥叨非分故云爾耶蓋緣相距稍間承誨稀闊不肖之狀見逃於明鑑而然矣惶恐無以爲喻師服一節稱圭之憒陋其於禮經尤所昧昧所以行九月之制者只倣沙溪之服栗翁而亦從吾先祖不如量其力之說也然九月之內居處飲食又不能合禮此眞哀兒

所謂貌喪也又何足言哉夫量力而不能三年誠不免哀兄所謂趨於薄而苟其大悖義理則吾先子必不言之矣未知如何且喪師必行三年哀兄所論誠至矣但以栗翁或期年以下之說謂之偶未及致詳而以服期為悖義則我東諸賢之喪師未聞有過於期者後人之立言如是無或太快耶諸賢所已行者抑必有意義幸加商量因便更教何如但稱圭麻經已除雖聞至論無以追補徒切傷歎早晚擬造廬下而騎率極難冗故多掣安保其能如意也

答徐德哉 著輔

秋間辱教甚荷不鄙苦末討復尚稽仰復歉悚之極無以為喩陽已復矣仰惟侍餘學履增吉慰溯交至洋學之復起其為斯世之憂誠如盛教而朝廷不加討章甫不得論豈其有別般委折耶啓𦑗云云固非陋劣者所敢當而抑又有不敢以為然者 聖上不知其為邪而不加誅討則雖在野之人亦可以為之一言而辛酉之膺懲實所以紹述於 先王辛亥則今日之未有 處分特以其未有以聞之者故也草野疎賤乃以為言不過為出位論事無或不可耶似聞邪黨已就獄而旣承勤教有此奉質未知盛意

果以爲如何也年前俯示諸條不惟見識之不逮可
考冊子多不在傍今亦不能仰復而求教愧悚愧悚

又

明德有以心言者有以性言者有以兼心性言者
未知孰是若謂兼心性言則亦將主乎心歟主乎
性歟

朱子以張子心統性情之說爲最精密而章句以虛
靈不昧爲主觀於此疑可釋矣

五常有以一原言者有以分殊言者若以一原言
則五固不可以爲一也以分殊言則古人曰數車

無單一原之所以爲一原者何也

別而言之則五常而統而言之則渾然太極具於心矣五果不可以爲一耶五常全體之外別求一原則所謂一原者是何物耶

朱子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性卽理也除非理便是氣除非氣便是理則豈容於性與氣之間別有一箇物乎又曰心者氣之精爽精爽者何謂也又曰心是動底物自然有善惡然則心固可謂有善惡歟

比氣之氣血氣也心對性而言則氣也而氣之精爽

故比血氣則自然又靈精爽二字非指其湛一清虛之本體而言者耶兼氣質而言則性亦有善惡心何獨不然

與鄭參奉 㷗 校理 熺

伯氏丈暨令姪郡守殉難上以報　國恩下以光家聲而難初梗槩略聞於傳說伯丈素養之正郡守勁特之操千載之下足令人聞風起立欽仰感慨有不暇爲之悲莫死而可恨生並一世不能一識其面也朝家褒贈之典靡有餘憾聽聆攸及遠近咸聳而地下英靈亦應感泣仰惟原隰之痛久益難抑不審秋

凉僉服履如何向者輖歸路過此邑失於伺候不得迎哭以慰恨歎之極迨不能已郡守之弟獲全性命於凶鋒亂加之餘可知天佑神扶昔年草江一面此其人耶不但憑便之難賤疾久苦一書奉慰稽遲至今歉愧二字不足以道此懷也釋主重添宿病貼席殘殘陽界似不久而要奉雅儀攄盡多少恐無其日臨紙不覺悒悒千萬惟祈寬抑

答李季麟 趾秀

頃枉甚感追恨忿卒茲承拜惠札仰審無撓返面比日旱炎彩歡一向如宜區區欣祝實難名喩給院文

字獲此斤教於欲討復奉告之際且感且奉無以為
謝傳心錄下以明云云七字不去一依來示謄出而
一讀之儘覺比前稍勝復以求正於徐稚洪台正是
鄙意而因便未易是甚悶然辭職再書遲延至今太
緩不勝惶縮而顧今精力萬無構成疏語之望憂悶
不知所出間或蒙遞與否亦漠然無以聞知尤可鬱
也尾附之示甚感勤意苟非相愛之切何以及此此
似無關於身處言出之戒但方辭免　謬恩之不暇
而乃有所附陳無或僭越而失於語默耶

答韓季膺 公翰

別懷迨不能已玆承委札悅若更晤從審新元侍彩增吉仰慰無已所以爲學承示不覺欽歎舊習之難除實是通患而病根都在於志不篤今左右之篤志如此則庶乎有日新之效矣赴舉義無不可况身在侍下又當無前慶科者耶無動於得失而惟思盡吾分斯可矣

又

支子之子遭其父母喪則三年後當奉神主於其家而不祔祖廟矣旣非祔於祖廟者則豈別有入廟之祝但母先亡而奉主有所則父喪畢後亦當奉主入

于其所祥制畢祝跪告以請入于祠堂而已而先以酒果告由于母龕恐當與繼祖之宗告祔廟無異矣

又

中庸首章註曰理亦賦焉敢問亦字之義

理亦賦焉者氣成形時理隨而賦之謂而亦字似有理氣先後之嫌故栗谷先生於聖學輯要有不以辭害意之小註矣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敢問因各之義

因各之問豈以因字爲疑耶承理亦賦焉而言則是因仍之意也

心經誠意章第四板小註荀子曰心臥則夢偸則

自行敢問夢偸之義

臥則夢之夢卽夢寐之謂偸則自行之偸其下文所謂不知不覺云云已自躍如何以有疑問耶

誠意章註慊却下文慊是何義

慊市物失實也謂被欺誤慊却下文謂爲下文小人閒居一段所誤也蓋閒居爲不善是無狀小人而不可以自欺論也

脩身章第六板註舍去達去之義

舍去達去之去字是語辭而舍捨命之謂也達達理

之謂也

禮樂章第四板註曹操遺令是何事

曹操遺令事操將死令宮人賣香履等物以資生蓋
操平生專用詐譎其所遺令有若其生前無富貴淫
侈等事其說詳著語類而行中無冊不能詳考以報
可歎

牛山之木章第五板註上著牀是何義

上著牀古人有坐臥牀此所謂牀即坐牀也蓋天祺
跼蹐憂慮爲心病欲痛絶之自朝起上牀之後便不
急量上著之著字語辭也

敬齋箴章第二板開後門之義

開後門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之意謂不曾大段着力做工夫便要從容不迫是開後門之謂也

退溪心經後論吳氏說是何說篁墩取此條指何條草廬爲誰賣題何謂孤樹裒談是何書耶

吳氏說卽附註末段尊德性之說也篁墩此條卽篁墩取吳氏此條入於附註之謂也而草廬卽吳氏爲禪學者賣題事篁墩爲試官時受賂預題事也然而此事虛實無可攷孤樹裒談似是明儒所著文字

答曺景中 洛奎

東宮塞事普切痛隕夏初惠札足慰春間餘懷卽因崔雅聞有愼節仰慮萬萬前書中優遊緇檢等云亦足認篤志下工欽歎無已身在侍下未免應擧則隨分攻業亦爲工夫中一事主客有定則顧何妨奪於義理講討往復於南上舍之示不覺爲之喜幸形而上下之說自無到底之見所告不能明白而今乃有引而不發之示還增愧悚吾兄子所論說一款別紙謄呈於此湊加硏究則庶可得矣然此是上達處也姑勿汲汲先用力於下學之工以俟見識之漸進恐穩當何

又

出後者除本生心喪之節

有禫服者除禫服有心喪者除心喪何嫌於與禫服者無異祭時服色禮言祭時着微吉之服則出後者所着從可知矣復常之期當在吉月來示然矣

忌辰若在月朔則祝文當曰幾月干支朔日再舉干支不成事理矣句前之用初字曆書然矣而祝文之用不用無甚得失矣

家禮之再加三加皆用革帶豈以其所服之皆當用革帶耶今則三加必服襴衫而自有其帶則自不當

用華帶矣

雖禫月行祭既已卽吉則人不必非之於赴擧第自當之者言之守餘哀以終其月不亦善乎就吉爲急之嫌是亦生於私意計較者苟無赴擧之事其亦有是心乎禫月吉祭以旣當時祭之月以祭爲急故也禮意如此雖拘於形勢不能行時祭之家遵依恐無不可

答金公厚 坱

禫祭祭禰以遂菴說則似可行之而鄙家則自前一從備要耳

禫祭除禫之祭也除禫便是平人也後者於本生禫祭後不變心喪服色恐無是理待吉月復常愼齋說恐非不變墨笠墨帶之謂也

祥後朔望哭而行參難便之端非一而尤菴說備矣

令嫂氏神主吉祭時亦當改題恐不可不祭而本廟旣無祔食之位則似別有祝祝辭無所考幸博詢而處之爲

先丈生辰旣在季秋則是日行禰祭情禮無不可況先賢已行有可據者耶

答金公世 佺

料外獲承惠疏審得侍奠哀履支勝慰豁不容言喩俯詢諸節以此懵陋何敢議到於問解所載之外也內舅之與外祖似無輕重隆殺來示似不然然揆以情理雖居憂中往哭其喪恐非大失禮意如何如欲往哭尊內舅顯此新寓適在路傍歷入似不悖義豫金溪金出繼者在其生親喪次有弔者固不可與生兄弟同拜而或在私次有爲渠而弔之者則似不可不拜矣來人夜到曉發就燈艱此而所以仰復者多幽臆見惶恐惶恐

又

弔禮衆主人亦當隨俗而世皆無拜之未知如何守禮之家固有衆主人不拜者而雖從俗拜之恐無大悖矣

備要弔禮喪主西向再拜賓東向答拜旣慰主人又再拜賓又答拜註以賓不答爲禮者何也書儀家禮從俗有答拜之文然則其所以答拜者乃俗禮而非正禮耶

賓不答拜古禮然矣故楊氏說如此家禮之從書儀出於參酌人情雖曰從俗何可謂非正禮耶

備要弔禮半答跪還之義

落一膝故曰半答跪還似是避位者孝子伏哭後還跪其位之意也

葛絰之三重四股如成服時絞帶而但無偪子矣

大祥時祔廟告辭云大祥已屆禮當祔於曾祖而孤哀家則當與先妣同龕何以措語耶

非祔于祖龕則恐當以禮當入廟爲辭矣

又

告子論性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當之故孟子以理之不同者告之而告子語塞矣然則章下註不言理之不同何以明孟子之意也然理之不同實以其氣

禀之偏全不同也淺究乎此則眞西山所謂以氣言以理言者庶可見其不背於朱子之旨矣如何九經章爲政之問孔子特擧文王以對者以其觀法之近觀於三十章憲章二字亦可知矣三知三行結語之不同其勢不得不然何也知不到極處則不可謂知以半知半不知底人謂之知可乎若行則行之雖不到極處不可謂之不行若曰及其行之一也則不成說矣必指其行之至處而曰成功者無可疑矣此章註不言子路云者豈指章句知仁勇三節下小註而言耶困知勉行之下要無等級則不必擧子路且子

路雖不及顔子亦不可以尋常因知言也如何

答李仲涵 源彙

別後相念殆不能已意外承惠書審得返侍安吉何等慰釋貽紙備悉敬之用工固非一端而論其至處則莫非主一雖事物當頭遝至之時不以應接之煩亂我方寸逐一裁處克盡吾分則心不失其惺惺而亦何害爲主一耶敬齋箴所謂弗貳而二弗參而三實是此境界而苟非靜時存養之至者豈易及此未接物時固不可有閒思慮而溫繹文義則所不可已者以是爲紛紜而欲去之則不亦過乎且寂寂是甚未

發境界而非初學所可强求如欲强求而並以思索文義爲病則恐易陷釋如何

又

一自相別聲息莫憑尋常瞻戀不能暫已夏初忽承春初惠書慰浣之極不下更奉清範苦難討便尙稽修謝此心悵恨姑無論已想致訝鬱亦不淺矣向來霖雨鬱比來旱熱俱令人難堪未委侍餘學履連獲清勝近作何工餘力兼治舉業耶種種懸溯僕久患癮疹搔癢欲狂此亦宿症之添苦於暑熱之一端而衰象日催拙業益荒別後事無足奉聞者愧歎何極

承讀春秋讀得幾遍而讀後意思果如何所得言外之意求批教於不能讀者豈非所謂求聞見於音聲耶第來示中有不能無疑者忽陋奉商焉顏孟氣象之不同實由於氣稟之異而孟子之才高難學亦在是矣周張之誠程子之敬雖似所主之不同誠敬固非可以偏廢者則逕庭之可言從事之緊歇等語無或欠商量耶且守約求放各指顏孟耶思欲更承教而便未易因怱促此亦不盡所欲言可歎

剛齋先生集卷之三

剛齋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書

答

答崔慶祺

答

答

答南瑩

答宋景任 震圭

答或人

答或人

答朴馨材

答黃有中

答孫麒洙 二

答孫晩洙 二

剛齋先生集卷之四

書

答金維誠 博淵

承拜垂牘阻餘慰浣如奉良晤仍審嚴沍定省萬吉溫繹增味亢何等欣祝投示別紙奉翫數周足以仰認窮研踐履之實欽歎欽歎大學之正心卽治心之極工而工夫省力處也不先致力於致知誠意而徑就心體上欲施正之之工則不但工夫失其次序亦無以下手而只覺紛擾之益甚將何收效今來示中孟子之不動心何嘗於心地上用力云云恐得之但

心地之地字易以體字似好且敬者通貫動靜而成始成終者而操存是敬工夫也若曰心體上全不用力則無或大快耶顧此於心地上未有實工則妄不敢妄有論說而既承勤示若不貢愚又何以得聞至論玆有所云云而病無以詳又甚悚歎

答俞季衡 莘煥

昨年枉存感荷之極迄不敢忘自松峴轉承惠書披翫數周怳若更奉良晤從審侍餘學履珍勝尤不任欣祝之至初心日負之示仰認用力之不懈所以警此衰慵者大矣欽歎欽歎心口不相應理事爲二致

知爲自道而此實學者所難免之通患顧此懶廢曾未有自治之功則寧有可以告於人者耶第念以座下之敦篤旣知其病則惟在加勉之如何而已所謂不相應者豈不以客念之有所未盡除也爲二致者豈不以實踐之有所未盡分耶若不貢愚無以聞至論敢冒報不遠之恥而略言之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朴 升鉉

別紙所詢顧非僭陋所敢知而小祥變服旣有據而行之得宜類輯所載亦不過如斯而已祔祭宗家在遠宗孫年幼亦必有代攝之人須以相報以將紙牓

行事之意告于當祔之龕而行之如何此是宗家稍遠者所通行之已例主祭則宗孫爲之宗孫有故則使人代行此則想已有所商定者矣

答

意外惠書甚慰阻仰矧審溽暑侍履清勝令三從氏家立後事猥蒙俯詢是豈僭陋所敢容議第念其兄以弟及既出於一時之權而其兄若立後則告由還宗宗法當然已有先賢定論亂宗奪宗之嫌或所云云未知亦何所據耶若嫌其所不當嫌可以立後而不爲立後則恐非事宜幸細商而處之如何

答李善長 在元

賢甥家變禮其祖考平日之意旣以爲攴養攝宗祀爲主則其祖考喪後雖主喪攴不敢持重前輩說然矣今乃持重而旁題亦以孝孫則便爲兄亡弟及之禮矣此固失於詳審而無以追正且大體奉祀其所重有異於他其兄立后者無其期有難遲待則河老諸後孫告于其祖母而具由呈稟于春曹仍以定其宗統似宜鄙見則此外更無他道理然非所敢質言者惟在本家博詢處之而呈稟春曹恐不可不汲汲爲之於禫吉之前矣

答鄭般賚 煥弼

積阻勞仰料外兩札慰荷可量祥事奄過慨廓當益靡逮況有齊憂焦慮安得不然僕比益添病無復陽界意思苦楚難狀迷兒來會旬餘以官事之有難久曠今日發還病懷益覺無聊柰何胎紙所示芝村說一條可謂反覆詳盡矣何以更有此遠詢當之者若堅執已見則非他人所可強之者但已行吉祭則禫月未盡似不可言觀於芝村說可知其然旣有親命而禮家之說亦非所可慮惟在當之者自量之如何耳

答李任道 遠重

客冬遠訪甚感勤意而寒天送別不獨悵惘而已玆
承拜歲初惠札忙手開緘殊喜穩還春序已暮仰惟
體履增勝學業日新心說云云大體善矣須勿汲汲
於著說而益懋撥索體驗之工如何名與字之改備
悉示意而竊想顧思而志益厲矣

又

閏月惠札甚慰別來懷緒間已寒至諸節近復如何
三代田制說援據詳博甚仰勤意但恐非講究之急
先務人物性同異固是學者之所不可不知而前輩
爭辨終未歸一則只當先做切己工夫而徐究乎彼

此是非何可汲汲於著說項與族弟一人酬酢心性之說覺得強說之終無益遂賦五言一律以自戒玆錄呈笑覽而付丙也道統千字文所改者多是鄙之所欲奉質者豈所謂意思同者耶序文之作將俟他日面商耳

又

意外獲承惠翰如奉淸範阻餘慰豁何可言承讀朱書而漸有味何等仰喜可悵相距闊遠無以得聞緖餘以豁胷襟也生理學業其何得以偏廢日用之間求其當然之則非爲學之實耶迫於凍餒不免有苟

且之念固是常情而若至於知非而強爲則復何足與論於祛私之難易耶旣承示不能無言而恐有違於先行後從之聖訓悚仄悚仄講說所引博矣惟在細商而處之而已何必詢及於禮陋也

答趙秀而 滏

料外惠札阻餘慰荷從審體履珍勝尤切欣祝承以學不加進爲憂是認用工之不懈甚恨山川闊遠無以與聞其一二也但看閱書冊比諸讀過倍用工夫始得贒有素患甚妨讀書則其艱楚可想爲之奉悶工夫只在隨力盡分太迫切則豈不反生病耶怠惰

厭忽四字賢豈有是其爲警於衰懶者則大矣知其如此是病則不如此便是藥是先賢格言也捨此而別求良方非淺陋所敢知也但賢不能讀之病又非格言之所可治者豈不大可悶耶

又

阻餘惠札殊慰病懷荒年救水之艱固所奉念承示尤不勝悶然無以相賙傷歎不已讀書不能專一顧安得不然然此正用工處排遣二字所不當言也不盡心於所當爲而兀然讀書而已則工夫有何所得幸須寬意而加勉也

又

湰之亾從兄神主將以中祥日追成題主於墓所乎祔祭以何日行之也

賛從氏葬時未及立主則想不埋魂帛而奉在靈筵矣魂帛旣奉在于家則追成神主時恐不必就墓所以葬時未遑追成神主之由告于魂帛而請舍舊從新如何此是變禮而未得前說可據重違勤問略陳瞽見實深僭汰之懼矣祔祭孔子旣善殷禮則當此變禮者當遵行練後卜日行之如何題主時告辭只是告追成之由而請舍舊從新而已

答柳 命基

卽承惠札仰審乖候靜履珍勝甚慰客臘餘懷別紙所詢身後職銜云云除命若在其生時則當者雖未及聞知告由而題主似無不可而若在死後則恐不當用之葬前葬後之或說未知有據而朱子待制之命又非可援而爲說者也如何爲長子三年大全說同於儀禮註疏則遵用無疑語類說傍無語類不得考見而豈記錄之誤耶雖使無誤大全語類皆朱子說則當遵用其同於儀禮者而今世之人云云恐不須提說如何

又

王通教授汾晉間其死門人謚曰文仲以門人謚其師得無贊揚之嫌乎

門人私謚古人有是例節孝徐先生亦然而謚固據實則贊揚之嫌不須言矣

先輩論庸學之書有曰祖於書經亦有曰原於易經論孟則果何所自歟

庸學是一通文字故有祖於書經原於易經之說而論孟則所記非一事何可求其所自也

伊川案上常有唐鑑一部奚取於懋德之唐治

唐鑑取范公立論之善而已何嘗以唐之治體有可法者耶

答族叔 煥謙

禫祭時服色嘗侍心齋過齋二先生於一席聽其所論則皆以俗之墨笠墨帶爲非而曰此是心喪服色非禫祭時服色已禫祭帶用綿絲笠用舊黍來致疑於禫後服色之與父在母喪十五月而禫者無異者正合於姪之所聞者矣既有是疑而復有聞於心齋說則可以定矣又何詢及懵陋耶若欲聞以上諸先賢說則疑禮問解經禮問答皆已經取考矣尤菴答

尹爾和之問卽祭後服色而來敎以道袍絲帶謂非微凶白袍白帶非純吉則不害爲微凶愚見如是未知如何

除禫卽爲平人餘哀雖有未盡于心者不可復稱禫服人祥後卽是禫服旣除禫而曰禫服人可乎雖博考恐未有可據者矣

吉祭是喪後之祭故閏月亦可行之而若禫在閏月則雖仲月之閏旣非正月並行禫吉恐似不可如何未得明據而妄陳瞽見僭悚僭悚

答具士郁 文鎬

料外獲承惠疏仰審侍餘孝履支勝區區慰瀉不容言喩釋圭久添宿病床席奄奄若不保朝夕極悶迷兒得邑　國恩罔極而聞其邑瘼以渠拙手無以爲圖報之策蹙縮之極不但病中相離爲難堪而已柰何所詢諸條素昧禮學何敢議到考諸禮疑類輯吉祭圖無閏月之論但禫之翌月雖當孟月祭之不以爲僭蓋以吉祭爲喪後之祭而改題遞遷不可緩故也然則閏月行祭恐亦無不可而非所敢質言也朝夕哭禮無行拜之文而沙溪以爲常侍几筵之故練後展拜退溪所行故後世多遵依而嘗以稟質于性

潭則以爲朝夕哭無拜禮旣以常侍几筵而練後止朝夕哭是哀漸殺之意今以止哭而乃行拜則於禮似無據矣故鄙之居憂不行練後展拜未知果如何耶祭時亞獻主婦有故他婦人不爲代行蓋是別嫌也別嫌之意似無間於行第之尊不尊也如何

答柳敬基

意中獲承惠札甚慰別來餘懷投示韻語良荷勤意病思昏塞欲奉和而末由只切悵歎追喪幼孤者或有行之於遭喪周甲者而先賢之論皆以禮無可據非之況又非遭喪周甲者耶先賢所非之者欲求其

可合禮意何可得也慰人父母偕喪者不必各疏而封皮則當主外艱而只書大孝似可矣如何

又

出嫁女於父母降爲期服不二斬也祖以上不降服以正統之服不降故也而出後者之不同於出嫁女者以其承統於所后故也

改葬者遭山變於新山爲權厝而勢將遲延則所受緦服似當除之於月數旣滿之後矣

答愼 必熺

料外承拜惠札仰審起居珍勝旣感且慰尊從叔承

旨丈衰事曾因宋村宗人聞知而仰惟老境依仰之餘摧傷蹶倒矣穉圭添病貼席朝暮待盡非宛之懼苦楚難堪而終於無聞尤可愧也別紙所示仰認撥索之功不以老而少懈豈非所謂尤可愛者耶心性同異譚之者類多不曾紬繹前言以求實得只涉獵近似姑資爭辨之欛柄此實莫可救之末弊柰何今玆一一鐫誨之示可謂求聞見於昏聾聵愧悚而已

又

無所不在或問雙舉於無時不然即章句之無物不有無物不有之爲主物而言者豈不較然耶處物而

得莫當則合於道而物之有是道不待所以處之者
則恐不必曰我當行之理於物無所不在如何

答趙宗欽

獲承惠札無異更奉良晤矧審餘寒體履珍勝何等
仰慰尊先祖坡西公贈之典不勝爲之欽聳所詢
焚黃之節神主既埋安則當行之於墓所而此亦有
不可得者則設虛位勢所固然事係變禮又未得先
賢說可據則僭陋何敢質言第念紙牓爲告贈典而
設則似當只書行職如何告由於不祧之廟不敢知
其如何而書院位版若書職銜則告由改題似宜耳

答鄭汝弼 煥道

伯父喪在於從兄再虞之日三虞卒哭祔祭待伯父葬後而與伯父虞卒祔祭以先後之序行之歟以尊卑行之歟

三虞與卒哭祔祭欲以尊卑序之者恐得之禮疑類輯中並有喪祭先重之文鄙見則似可爲傷煞之最切者而來示有未可傷煞之云豈別有意義耶

父喪中承重者常持何服耶喪服四制有門內之治恩掩義之說以承重者言之似當父重於祖如何

承重是代父者則來示中衰服四制云云恐似不然上食與朔望之奠與凡祭祀有不同者成服後則固當行之而葬前用素饌象生之意恐不得不然

答朴基榮

頃枉追感今書尤慰矧審乖候屢用違勝所詢以此僭陋又未得已例可據何敢容議第念出繼者所重專在於所后若不服其所后者之生父則可謂不父其所后矣豈不悖於理耶重違勤示略陳瞽見實濫汰哉之懼幸更加博詢如得可考據者還以見教也

答金一衡 赫權

昨秋惠覆浚荷不鄙三復感歎不翅狂寒而濯清也
即奉令從氏槃承比來起居有相且有觀書玩理之
趣不勝欣仰而所論人物之性頃日師門開示已盡
又復有疑耶此等處極精微懵陋何敢與聞然只理
同氣異四字爲今日講究之方須因此尋思如何稱
主病與相守學不加進自憐柰何每念此世相從講
學所見略同者無幾矣浚望時惠良規以破此愚也

答蔡 寬默

料外惠札披慰之極如得更晤况審比日雪寒體况
珍勝讀書時此心走作實是學者之通患能自察識

亦不易旣知走作更妄淸心益盡三到之工而已豈別有可治之方耶別紙所示病甚不能奉復姑俟他日相面而難保其有其日也

與族孫宗洙

向者歷敘甚悉卒遽以爲悵旱風惱人未委旅况連獲佳勝職事閒避嫌呈旬畢竟如何栗翁後孫宗事之爭想先我聞之矣大體之門乃有此事耶得見李源培原情則造言極其憯毒而誣逼於吾先子者又不勝痛駭倫序大定百餘年之後敢欲變亂先賢正論違棄　先王成命者此何等變怪蓋此事之當初

建白是退憂文谷艮齋諸公之所極加商確而禀質
於吾先子者則在今日各家後人之不可看作等閒
著矣但爲栗翁撻也立朝諸公似必有辨正之論如
有所聞幸因便詳示之也

又

所詢題主一節未得明據何敢質言今君處地恐不
得不以從弟題主但無以趂卽立後則三年後改題
行祭之節極有難處之端此豈非更加細商者耶顯
辟之題實出於不得已而在若情理亦有所不忍者
矣但改題行祭之難處比之從弟題主爲差勝耶今

此所言皆是臆說須與榮川相議從長行之如何尊
祖考兄主所以行之於季氏喪者當爲今日可據而
今無聞知當時事者則誠沒柰何矣傷歎傷歎心喪
中遺服者帶服帶禮疑類輯中有可據之說玆錄去

答宋聖安 欽文

料外承手滋審又遭重制驚怛之外尙復何言喪戚
疾患不能專意看書勢也吾族鮮有留意看書者如
君欲看書而又無以專力如此何其數厄也可歎此
姑依昔拙而前月濫叨講學廳僚屬惶恧悶縮不可
形言自秋末始讀書經作輟無常僅了上經思索姑

舍上曰亦未能無足云云而有問故及之耳

又

意外賢弟來訪兼承惠書備悉京行利往還侍彩萬吉極慰戀仰之懷今冬會過之意誠切欣幸此亦好事可能務無魔耶別紙所示以此僭陋何敢容議但其難處之節在於祝辭旣用祝何可單獻也告於其父八莚之說果未知其如何矣愚意則預告代行之由於當位靈莚祭用夫告妻之祝似或無妨而未得考據不敢質言耳

答族孫翊洙

得書爲慰初二日祀事據卒哭條小註則不可行而曾子問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之云爲時祭而言也忌祭輕於時祭而鼎俎旣陳則可以行之耶不敢質言卒須更加細商焉五服未成服前忌祭不可行不但指同宮而已也曾子問所言大門外似是別居者不但異宮而已矣

又

閫有所愼不勝驚慮玆承手疏知得底安此實新年第一喜消息也餘寒尚峭侍奠餘定省一向如寧耶卒須益存少愈之戒焉固知哀有不暇於看書然能

不至於頓忘耶吾門後進最所期望惟在於哀而所以妨奪顧非一端傷歎傷歎竿頭進步須思努力至望至望

答鄭公實 在駿

備要齊衰三年條按說曰父死未殯而母死則未忍變在猶可以通典云云以猶可二字觀之則恐非斷定之論而陶菴屛溪諸說如此惟在斟酌行之而已以此懵陋何敢質言昔侍性潭以父喪葬後則爲母伸三年之意答之於人故或有問於鄙者則輒誦是以告之耳

長子死而未及立後則次子題主而傍題去孝字先賢說有可據而世多行之者矣濂之子當居其兄者旣在乳下而又未及告君則依此行之恐似穩便

父之小祥首絰去之而腰絰變麻受葛此所謂不去也輕包重特之輕重以腰首而言非麻葛之謂也包者亞帶斬齊絰之謂也然世無行輕包之禮者而尤菴只言其或恐駭俗而不爲之废非則只常持重服似無不可矣如何

答金夢賚 錫爾

生辰祭高氏有祭儀又有祝辭曰生旣有慶沒寧敢

忌而退溪以來諸先賢之論皆以爲非禮故今未嘗有行之者但周甲之辰則世多有行之於墓者在情理固無不可然墓若繼葬而同岡則尤菴答人之問曰諸位同安一祠未知獨設於原位耶抑並設耶或請出其主於正寢耶三者皆有難便退溪非之者或出於此耶觀於此則獨設並設其爲難便墓與祠恐無異矣顧此懵陋其何能奉復於何以則穩當之間耶擧哀一節旣非喪中而又與忌祭不同則未知其果如何先賢固有省墓而哭者似不可援以爲例於設祭時矣愚見如是幸須更加細商也

答朴宗說

將用兄亡弟及之禮則以其第三子名改傍題恐當如來示矣但未得先賢說可據者懵陋何敢質言然所當改者傍題而已其第三子告由於靈筵而主祀於祥禫改題則姑俟吉祭改題時亦可無妨耶幸加細商如何

又

以天命賦與之初而言之則無偏全自人物稟受之後而觀之則有偏全偏全之不同是氣局而非理之本然也來示中朱子所云天賦未嘗不同但人物稟

受自有異者儘較然矣於此觀之中庸章句孟子集註未見其抵捂可無當從何說之疑而一約一桶之說亦可知矣如何各得之各字果是各定各一之各字而因此各字遂疑賦與有偏全則無或不可耶愚於此實未有濬思而自得者故曾不敢向人論說重違勤意略此仰復僭妄大矣悚悚

答朴希德

所詢僭陋何敢知第高明旣引沙溪先生說爲證而說者之言猶不已何也旣立后而年長於所生則倫序定矣栗谷先生曰今以世俗常情歸重於親子則

先王立後之本意不明而父子爲假合之親倫紀紊錯所係非輕辭意豈不絕嚴乎且栗谷之孫季繼早歿未及立后季繼由后爲繼之兄而奉栗谷祀此爲今日之明據茲以奉告

答鄭

所詢禮疑檮陋何敢知但禫祭本當在祥月之中朱子雖以禮宜從厚之意從鄭氏間一月之說而有未爲當之論今哀家退祥在於禫月則行禫祭於是月之中恐不失禮意如何

答

尤菴答人引禮記之文以證古人之祭祀用犬而曰從古用之可也從俗不用亦可也惟在裁量之如何桃則孔子是周禮後聖人而明言其祭祀不用何可用之

扱匙禮只言西柄縱扱雖有龜峯說恐不必從退溪上箸于羹之說沙溪以爲未然而有所論說矣雖三年內上食恐當正之于匙楪中矣

偶有麪米食之屬而兼設於饋時雖曰象生時恐似未安但時果則無妨矣

旣知衆子皆拜之非則又何牽於不知者之以爲駭

俗一拜云云禮無可據其誰敢臆斷耶謝賓之拜或說似然而有不敢質言者矣

祔以後饋奠不杖已有先賢定論而饋奠主人當躬行何可依舊立門外廬次耶

卒哭與朔日相値恐不當復設朔奠所引虞祭兼上食之說似得之矣

新山與先墓同岡則獨行盛祭之未安來示恐得之

及墓復設之云云來示然矣據先輩說遣奠撤膷置舁床上爲神道之依於飲食而及墓酒果脯醢雖用新件不害爲朔奠之復設矣將用新件故只有撤奠之

文而無區處之語耶

奠玄纁吾先子主家禮而以柩上之說爲無據鄙家遵而行之而但於柩東上玄下纁此則亦從開元禮矣

題主獨言主人再拜者似是告者是主人故也然神主初成而衆主人以下有不得不拜者此所以有儀節之文而備要引之耶

答鄭

所詢變禮非僭陋所敢知而聞喪在於八月奔喪在於翌年三月而行小祥於初期四月者又是變禮中

之失禮也今欲追正其失而改行小祥之禮於再期日則進退無所據矣尤何敢容議竊念行小祥之失雖欲追正而已無及矣於再期日行單獻之祭而詳告既往之失及退行祥事之由行大祥於閏喪之日似或可矣而未得考據不敢臆斷

答

先丈以繼祖之宗雖不幸無嫡嗣既有孽可以傳世則統猶未絕矣以承統者之爲庶孫而支派欲移奉最尊祠版於百拜告辭之前豈不禮與情俱有所未安耶此實僭踰病且無以考據只略陳瞽見殊不勝

僭汰之懼

答崔慶祺

沙溪引士虞註疏答人之問曰柔日陰也取其靜剛日陽也取其動三虞用剛日以其將祔於祖取其動義也然則卒哭之用剛日其義無異於三虞有故退行者亦當用剛日祝辭不可以退行有所改但祭之前日因上食告由似穩矣

忌祭之略設單獻伸情也禫與忌不同不能備禮則不可祭也只於當禫之日設位哭而除禫服似可矣詣墓所哭除亦似無妨

韭葱耒聞其不用於祭祀如不用則祭韭之文何以見於經桃鯉以魚果之賤者而不用於祭旣有明文則雖三年內象生時似不必用之犬肉則以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之文觀之古人固用之於祭矣況三年內象生時耶

答

掛袂

實于左袂禮書註便右手也然則掛袂于季指恐亦爲其便於取酒卒飲也

出后者服祖大功

禮正統之服不降故出嫁女服祖朞而出後者之降大功以統在所後故也

異姓無出入降

無出入降之出入指女子而言也若男子出后者旣爲所後母黨服又不降於生母黨則豈非所謂二統耶

答

旣延諡於埋安前則不爲改題而埋安似甚未安而長房主祀者已沒而將埋安則傍題恐不當書矣改題時具由並告以將埋安之意爲穩耶

答南瑩

人有葬親者下棺後遭妻喪未敢卽歸贈玄纁爲位而哭待題主返魂而歸始撫尸而哭虞祭以安神爲重雖成服前不可廢欲行事則冢婦成服前行祭亦未安何以爲之支子則與長子有異返魂前卽歸三虞等節成服前可行之否

此處變之節似得之矣支子顧何異於長子也卒哭則考諸禮說似當行之於妻喪葬後而三虞則安神爲重不可不卽行之然子死於父母喪中則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有先賢定論以此傍照成服前恐

不可行之矣然未得明據何敢質言
叔姪旣同室則禮殯在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以姪
喪而退行其叔小祥可無疑矣祥日畧設告由來示
得之告辭則當以姪喪在殯不得以是日行事之意
而退行日則似更無告由矣
期服中改葬父母者葬後三月常居當持緦服云者
其意固善而未見先輩定論何敢質言
出后者之於本生親喪中行其所后先祀自當如禮
先輩之論固如是矣但葬前則使人代行似可矣

答宋景任 震圭

　備要襲奠圖左醢右脯靈座圖左脯右醢
朴南溪曰左脯右醢乃象生時之意恐此爲是其右
脯左醢者似是寫誤致然此說恐然
喪中祭祀栗谷曰以俗制喪服行祀而方笠是俗制
喪服故吾家用之雖與沙翁說微不同且未有先祖
定論而謂之失禮則未知其然矣
　答或人
雖死於喪中衰服豈是爲復衣者耶襲用吉服沙溪
定論可考
婦人寡居則己傳重於子婦矣其子死而無男子主

喪者則題主亡者之妻似當爲主矣

祭庶母祝禮無所言惟在當之者別爲措語行之而已妾母不世祭是禮之文則不當有至幾代之問也

子婦喪舅當主之而欲行練祭則無爲子婦用練之文欲不行則其子練於何時耶祝文誰當主之旣有當練者則何可不祭祝文則吾先子以爲雖無服舅當主之矣

答或人

利成之義

利養也成終也祭畢之義

利成必告於辭神前者何義

利成之告於辭神時者欲使尸聽之而起也

利成之節先王所以重不可廢却耶

古禮如此固不可無故廢之

不可無故廢之義所當然伏見性潭大祥無告利成者何故也

利成二字今避嫌於　御諱故世之告成者改利爲養云而輕改古經字甚覺不安且告成雖是古禮今旣不用尸則不告於禮意似無損故鄙族諸家稟質于性潭先生在世時而廢此一節此則大祥時所以

然者而不可謂無故廢之也

答朴馨林

別紙所詢未得前說之可據僭陋何敢妄論第念追後立主而不於墓所則無以請神靈之憑依以當初未及立主之由措辭告墓而題主主成後設奠而請憑依祝辭就葬後題主祝略改句語而用之似宜形歸窀穸一句今不必用舍舊從新一句亦似不可用只以窀穸之初不遑備禮今就墓所追成神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爲辭爲可耶重違勤問略陳臆說祔廟時似當以追成神主祔廟之意告于廟中列位

新主入廟旣有當入之龕則祔祖一節恐非久遠追成者所必行如何合櫝一節因薦享時措辭告于本龕而行之恐宜

答黃有中

出後者之於本生父小祥後則服已除矣雖繼遭生母喪以其衰絰祭朔奠上食於父之几筵恐非禮意觀於並有喪之各服其服可知矣孝巾中單衣之示恐得之

答閔琦顯

母喪葬前父亾題主時前後喪告由

先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諸孤禮律至嚴不敢不仍用父在母喪之制今題主則不得不以孤哀子某屬稱前頭虞卒哭練祥當替行敢告 右妣位告辭

今先妣題主不得不以孤哀子某屬稱前頭虞卒哭練祥之祭亦當替行罙增罔極敢告 右考位告辭

此是變禮故告辭不見於禮書只旁照於陶菴所作並有喪練祥時告辭構送如有實甚僭汰之懼

答高尚義

追後立主時告辭

葬時立主禮固當然事有未遑仍復遷就不肯主祀

亦已多年尚此稽遲曷勝愴痛今就墓所神主追感
敢請憑依酒果伸告

答琴汝聖 舜孝

親未盡神主最長房葬後次長房當移奉親盡神主當埋安於最長房喪畢後而雖各葬埋安不當各就墓所盖埋主墓所出於事勢之不得已非禮意之本然考諸家禮及諸先賢說可知矣墓左右朱子無定論故尤菴有或左或右恐皆無妨之說而仍及鄙家常行之節則曰埋於本墓之右邊據此行之恐得之

答崔瓚夫 瀅

喪中出入之俗制喪服卽指直領而言貧不能具直領者承襄多以溪衣而以溪衣之爲禮服用以出入行薦而知禮家亦不非之耳

答李 學修

禫吉祭卽不可以喪服行之母喪中恐不可行妻禫者有子則於當禫之月設位哭而除禫似可矣

合葬者三年內墓祭豈有闕之之理同享之嫌誠如來示故先輩有先後而各行之論矣

家禮大斂條入棺後留婦人兩人守之何意耶

此一節愚亦疑之朴南溪曰盖似今人輪回直宿之

覫而婦人之位本在堂上故耳幸加考詳如何

人有問子歿後父死則其子小祥無主祭之人云故答之以前必有告由而其子之子當主祭矣得無悖於禮歟

所答得之小祥前日其子更以主祭之意告之尤似宛轉矣

答尹 夏成

生之叔母將以生之弟立后未及出禮斜而叔母死矣臨終謂生曰汝弟年旣過婚且姑未幸養吾死之后不卽發喪亟爲婚娶而出立案始使之受

喪云何以則可耶

旣曰心定而母子之情誼已深則雖以未及告君而不得發喪其情事之罔極有可知者矣呈禮曹出立案所不可緩者而遷就至今鄕鄰之誚謫無怪其然矣若爲婚娶而姑緩立案則甚非道理雖有遺言何可如是旣失於初喪之云旣未出立案則不得發喪非失也待娶之云在情禮所不忍言此非疑文之難斷者惟在細商而處之耳

答金熹鉉

所詢憯陋何敢知第念禮之用最在於別嫌明分爲

庶子者既以父命承嫡而於其私親服喪如例則嫡妾之分紊矣其可乎禮經之斷以服緦者聖人之意絕嚴盖以名分不可紊而私恩不暇顧也聖人之意既如此則今此忍遺云云豈不爲重私恩而昧大義之歸耶雖曰承嫡姑未爲父後之或說實所聽瑩豈有承嫡而不爲父後者耶但以來疏及別紙則似已承嫡而又似姑未承嫡既承嫡則疏辭顧安得如是所以奉答只依來疏而竊不能無惑也別紙雖知禮者恐難質言奉復況此無素講者耶哀既獨身而承嫡則私喪之主喪主祭極有難處者而竊念既承嫡

則私喪只合用嫡子主庶母喪之例矣李博詢而處之也若服緦則月數旣滿之後因朔奠除之而已豈別有告辭除緦後心喪服色似無異於出后者爲本生心喪矣

退溪曰禮庶母之服緦指父有子之妾言也然又謂父妾代主母幹家事者加厚云今尊公侍人雖無子乃代幹之人変服緦而稍加日數爲可也○問退溪所謂稍加日數者何也沙溪答曰庶母雖無子若同居則以同爨服緦有養育之恩則服以小功亦無妨

沙翁說既如是如哀情地遵而行之又似得乎一日猶賢之意也如何

答鄭潞

所詢第一條尤菴曰三年內遷葬者當以原服行之不必改制緦也既以原服行之則小祥後改葬者恐不當更制已除之首絰矣

第二條上食之說行於兩處已有先賢之說矣

第三條直領之緝邊與否豈憒陋所敢言但尤菴說有曰不敢質言而鄙家自前皆緝邊矣

第四條父喪祔祭並祭曾祖考妣禮文然矣忌祭時

只祭當位似不當援論於此矣

答姜 勉會

四時正祭必行於仲月而吉祭則是喪之餘祭故雖孟月亦行之據此則雖當閏月恐無不可行之理矣禫祀出主告辭家禮無之而見於丘儀如欲一從家禮則主人以下詣祠堂祗奉主櫝以出可也如以昧然爲嫌則用丘儀所載之辭亦可矣此吾先子說也

答韓 永湜

令族孫情地不勝爲之慘憐然旣后於宗家而欲行三年喪於所生祖母則是承其生父之重而爲二本

也禮律至嚴何敢如是情服云云禮無其文鄙倣事豈足爲援據者耶且念三歲前收養於人者服收養者三年而若收養者是有服之親則不爲之三年者蓋以族親收養理所當然而不可以收養之恩爲重故也今令族孫之所欲行爲其無主喪則是二本也爲其收養則是以恩服而爲薄反甚豈不大悖於禮意也耶

答宋季贊 欽學

鏡湖所詢禮疑豈此僭陋所敢知但家禮告遷于祠堂條下附註楊氏說引朱子與學者書而論之詳旁

則備要告遷于祠堂在於吉祭前一日者實遵朱子意吉祭前不可行遞遷之禮父喪中遭母喪者父喪雖已除而吉祭不可行於母喪中則勢不得不母喪畢後乃改題吉祭而行遞遷此所以答君免喪時所詢者而鏡湖今日所處之節與君家所已行者似無異前日所以答之於君者只據附註說而意其無悖於禮意未得先賢說為證豈非固陋之甚也須以博詢而行之之意答鏡湖如得的確之論幸以回示也

答咸大衡

國俗旣不用茶則望日亦用酒可矣但貧無以設酒

則望日只設果而焚香再拜恐無不可吾家性潭先
生嘗如是矣

答或人

語類余正父問立春祭先祖何祖朱子曰自始祖
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
設二位曰只是以意享之而已蓋先祖之祭伊川
義起則於古制本無可據而始祖下第二世及己
身上第六世之合於意義可得聞歟
以意享之云者謂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諸祖只設
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也非謂始祖以下第二世及

己身以上第六世此二祖之合於意義也要考本條
及下道夫錄一條則可知也

答具鳳周

格物致知是兩條目而爲一項工夫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外非別有致知之方物旣格則知隨而至矣然物是事物之理知是吾心之知心與事物相對而有內外之別此所以爲兩條目也

答

親戚不說云云

此親戚所指爲誰耶苟其不說何敢自謂反身而誠

其於外交之求不惟不敢實有所不暇者矣

直而勿有

重在直字旣直之則雖勿有豈爲爲胡廣者所可引也

六逆

所謂賤遠新苟其實也則豈可曰妨間旣曰妨間則其人可知矣傷無冊子不得取考而柳子厚之論只以貴賤遠親新舊而言則何足多辨

心要在腔子裏

心在然後耳目之視聽手足之運用有所管攝而可

以得正理矣然豈可以視聽爲耳目之心運用爲手足之心也仁包四德惻隱包四端則滿腔子是惻隱而三端亦在是矣

以心之未發而言則當曰在方寸內以其已發而不逐物於外而言則當曰在腔子裏以此思之則程子要在之義似無可疑如何

答或人

誠敬二字是爲學之實旨二字之見始於何書

誠敬二字本出於乾坤二爻中而爲道學之統文言隆山李氏說可考

誠敬二字所以下工夫者如何得其要而工夫亦有先後之序耶

大抵誠敬屬於心性故庸學以此爲道學大宗旨則所謂工夫之要都在於是二傳及程朱諸書循環詳玩可知其要不必更爲說矣而言其先後之序則先誠而後敬而誠者天之道也敬者地之道也人受於兩間以爲終始之道矣

答鮮于杰

或問明德是心是性朱子答之曰心與性自有分別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

屬火纔他是箇光明發用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明似是心也德似是性也而明德二字不可分言故只言心與性之有分別而不分屬於明德乎所示第一條說大槩得之而自明似是心止不分屬於明德之云似有不然者蓋得者德也而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是合心性而釋之也對言心性則固有理氣之別理氣元不相離而賦於人爲明德矣若以德字只屬於性則將謂氣則非得於天者耶幸以此更思之如何

知止節言其止至善之節次也篇首明新善三語

中拈出至善言之而不以明新先言何也

止至善雖三綱領之一其所謂至善卽明明德新民之至善也然則止至善章所言皆明新之事也今何以有不以明新先言之問也者欲先言明新而後言至善則將謂至善在明新之外而別爲一物耶

誠意章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或謂人見人之肺肝或謂己見己之肺肝小子則謂之己之肺肝也不然則肺肝之上不須下其字如何

如見其肺肝栗谷牛溪說亦不同以文勢觀之則栗谷說似長以牛溪之推服栗翁於此各守所見則後

人之從違隨其已見之如何而不甚得罪耶

治國章必再結者何義

治國章之再結旣結之後又三引詩詠歎之則不可不再結文勢似不得不然

答

近思錄第一編伊川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又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理終復始單指其屈伸升降而言歟泛然看過前後兩說似相牴牾乞垂鐫誨

陰陽動靜是一理之流行而陰陽相包動靜互根故曰無端無始而陰陽不同位動靜不同時自其不同

位不同時處觀之則陰陽動靜各有終有始矣故曰理終而復始來諭中理終復始之訓指其屈伸升降而言者固已得之而復有前後兩說牴牾之疑何也

第三編橫渠曰於無疑處有疑方是進矣葉平巖釋之曰學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夫疑者心有礙滯而不能決者也初無礙滯則雖欲強覔疑義其可得耶愚則以爲看到不足疑處能覰得疑義則其工夫之長進一格可以驗矣未知何如

有疑然後可以言釋疑葉註所謂學亦貴於有疑者蓋以此也豈強覔疑義之意耶且其所謂於無疑而

有疑云者卽來諭中不足疑處覷得疑之意而語實精約矣如何

第五編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段自譬如君子以下則程伯子之訓歟

以文勢觀之則譬如以下恐亦是邵子之言而程子誦傳也

第九編家必有廟下註曰庶人立影堂影祭旣屬謬禮大爲不便則雖庶人豈可祭之以影乎自庶人以下皆爲程子本註歟朱子曰古時一代只奉於一廟不曾混雜其一廟以西爲上旣不是古禮

似是隋唐以後謬禮則程朱之不為釐正何也
庶人立影堂即程子之本註而庶人不得立廟故有
此說耶代各一廟固是古禮而自漢以來莫不能然
者久矣雖以程朱大賢旣不得位何以釐正廟制旣
不復古則以西為上之禮又何可駁正也

答新安祠儒生

以地名之相符將欲祀朱子于新安玆事體重而得
無所傷於禮制之云甚仰僉君子審愼之至意也顧
此憯陋何敢與議猥荷遠示略陳瞽見幸加諒察焉
我東之祀朱子固多因地名貴鄉之欲擧縟儀不亦

安乎第新設書院有邦禁須以聞于　朝而經營之可矣不此之爲只就鄉賢腏享之祠奉以主璧則極涉苟簡而有失事體朱子是何等大賢而所以尊奉之者乃可如是耶雖有四學通章所安濩加商量廣詢博訪遽欲因秋享而遵依焉則竊恐不免於率爾而厚招物議也如何祭文之托鄙實無文無以承當而所見有不合則無文與否亦不須論也亟冀俯諒

答宗晦祠儒生

來示備悉位次之正不容暫緩不正位次則全失尊奉之道而享禮實爲虛文矣先正位次而行享禮者

不亦善乎四友堂先輩厚德而見愛重於沙翁之門又相善於尤春兩先生則其於俎豆之議夫孰曰不可但啜享于靖節恐不免疑非其倫無或有今與後之物議耶如有物議不如不享之爲愈尊賢之道豈容如是且還正位次而更無餘地可以奉安則誠沒柰何而今來求善處俱便之道於鄙鄙固懵陋雖非懵陋者其何以開口也無已則權安于講堂以待一鄉士論之如何爲妥耶幸須細商而行之也

答草江書院儒生

尊奉先賢莫如誠敬而所謂誠敬只在於務盡道理

而已淺川之爲重峯先生倡義之所雖使有十分明
據旨禁建院已非道理矣所以尊奉之者失其道理
則先生之靈豈有顧享之理趙朴諸人之不待士論
歸一而急於建祠者誠可異也然務積誠意備陳事
理則亦豈至終不聽信耶至若腏享於草江貴鄕旣
爲先生往來之地則孰敢有異議第考開諭趙朴不
得而已抑有好道理則恐有欠於盡吾敬之意徐待
彼事之定而議擧縟儀以致審愼似穩如何

答鎭岑道會儒生

玆承俯示審於集成祠欲行遂菴權先生追配之禮

而有性潭宋先生同時陞享之議僉君子慕賢尊道之誠殊可欽歎顧此至重至大之舉有非憯陋所敢可否而詢問猥及不勝悚汗第念遂翁配食承已有先輩之論而今士林之議僉同則寧容復陳愚淺之見至若性潭先生褒禮纔過而乃有此議恐涉太遽且祠以集成爲名則事體自別矣昔於龍山集成祠追配之舉先生極加持重今最初陞享而先於集成祠則豈不有違於先生平日謙挹之盛德也蓋公議之定愈久愈好蔽沙溪先生院享之議發於三年之內而尤翁嘗以太遽止之今日之所可遵依者無過

於此毫更加商量如何如是仰復極知妄率而事關
門內父兄故不得不爾想有以諒悉也

答報恩儒生

人有來傳自報恩鄉校將刊印尤菴門人錄而宋參
奉主其論欲作書於參奉族叔探其虛實且力言其
大不可而病未果茲承來示不勝駭歎而不知已
亦爲人所藉賣而爲參奉族叔深惜之者還不覺發
一笑也蓋吾先子門人錄未聞有定本矣雖使有定
本而所以刊印之者致其愼重無所欠闕如來示云
云恐終難免惹起大是非况初無定本而率爾苟簡

不念事體之重大者耶金性瀫久與相識之人豈意其做事之乖謬乃至於斯耶他不須言若使刊印則貴鄉士林與有過焉矣但爲門人後孫者而已須以斷然不可之意力言於主事之人而如或有已刊之板削破之可矣至若考巖院誌不但其冗雜今刊印於其謫廬又萬萬不可方刊印於貴鄉而僉贊以爲非所可關涉云爾則殊非所以重考院之意也亦不可不善諭而亟撤其役也

答湖南儒生

來示備悉性潭中洲追配旣有士林僉共之議則顧

此尊尚之誠自不後於人矣豈不樂聞而朱子之祠配以尤翁則事面自別後賢腏享位次亦有難處者此所以自初持重不敢以士論之僉同而輒從之者也且性潭先生平日之論有如是者故年前懷德之宗晦祠鎭岑之集成祠有追配先生之論詢及於鄙而皆以不敢輕議之意答之矣今日之持重蓋亦此意夫豈無所受而膠守己見哉向日稟目之答以所示位次之說旣不能詳明而首尾又有矛盾者故耳今此悚汗二字殊覺不安也

答沃川鄉校儒生

不與凶醜之餘齋合席於校宮者可見守正之一脉士論今以世代之稍久而遽變其舊則正論消亡矣義理晦塞矣是豈長民者之所欲哉然則本官之題似因凶通未經覽故也須以貼連更稟猶未蒙聽施勢須自我不復干涉於校宮毋失守正之道可也

答華陽書院儒生

來示不可謂過時者恐得之 因山卒哭後雖非丁日尚可行享以伸祭祀同之義況値終丁乎本院享體與他自別或說固然而旣有値 國忌退行於廟享翌日之例則今日不可之論特以 廟享後日

子違近之不同而此則勢實然矣恐非義理所關也

答和順儒生崔舜龍等

備悉來示甚仰三湖公忠義之卓然也至若奉 神
皇神位於軍中隨事必告者尤豈非後人之所激感
者耶書神位尺帛之傳奉至今又可見三湖後承之
賢然念神位之設實出於軍中權宜則軍罷後仍爲
留奉似非其安所以致今日之難處也別般尊奉既
無其道且藏之於私室箱篋殊覺不安恐當埋之於
潔淨之地而非謏寡所敢質言幸須博詢而處之也

答李東圭

向來奉答於設壇之問實據鄙家先墓尤春兩先生所定行已例而貴宗中有非之者則鄙何敢更容辭說但子孫之於祖先神位之壇不當書姓字云爾則凡人家墓表其有不曰某公之墓者耶且此立石爲識神位則何以並書夫人墓况夫人墓則自當別有表石耶壇石面刻李公下室有神位二字而闕之此爲未盡耳祭之各設豈壇與墓先後祭之之謂耶若然則非設壇於夫人墓右之意恐爲失於思量也

答洪州儒生

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是朱子說而祭祀卽時

祭也叟意書院祭享似亦無異故他書院之以季丁又值 國忌來問其難處者皆據朱子說而答之以當用辛日矣向者竹林院任來言八月則季丁後叟無辛日仍爲闕享又極未安之意答之以旣曰秋享則秋序未盡之前似無不可行之理蓋傍照於吾先子論時祭卜日三月爲時季月亦在原時之內之說竹儒又曰旣遂仲月而復待丁日則似太緩當用初二辛日如何云云故又答以亦無不可之意矣貴院欲援例於竹林則竹林退行享禮委折如斯而已

答子欽 庚

戀中書來得詳諸節滯鬱之苦暑月難堪不待言知
可勝悶然間多晝寢云官閒固可知矣而不念仕優
之訓甘犯糞土之誅乃如是耶此非勵志圖報之道
則將使我益添盜名之罪矣雖致三牲之養其何以
安之豈曾以是詔汝者耶

又

懸念中得書爲慰所謂苦惱之端爲吏者安得免此
第須凡事務加詳愼焉今年灾傷果如何聞巡使將
到積誠力言期有實效爲可不見試官處之得當矣
進賀事取考　聽政節目則凡係邊境重事外大小

疏章皆入于 東宮今爲進賀而遽然陳章于 大
朝誠有所不敢吾意如此未知其如何矣

又

奴輩還見書甚慰官事似是事半功倍之時須隨事振刷罔或解緩但汝精神不足傷無可提醒者是爲關念然心無他歧則庶免大過須勉之也

又

紆念中得書漆態二字極用關慮還遞事巡相自當之云未知何謂而今番狀聞既不以實則秋後未捧之據實論報竟亦何益不能力爭見罷而歸有此不

得已之云可歎吾今以講會來者爲十餘人故未免終日酬應而能無添還是怪事

又

卽見書知無異於前書時而年還之尚未畢捧何其太解緩也積弊之邑政又如是何以振刷爲念無已吾亦如前書時連三夜失睡困憊益難堪奈何官事有終難如意者則勢須辭歸不可坐而待能恨不預料而早爲之計也旣有歸意則須勇決不可荏苒因循因循最害事况去就之際耶未歸前雖一兩日當盡分治簿亦加詳愼無惹辱舌至可

又

見書爲慰送示諸紙覽過而憂端不啻齊終南矣渠旣以其國書及禮物來呈云自非素所通信之國而來者又無使价威儀威儀固不可責之於絶域蠻夷其誇矜其區域之廣大且自言稱帝則其意不可測此姑勿論我人之往見檢察者旣不能搜閱其船載之物又私受其所謂奏文以此紀綱脫有不虞其將如何騷屑之無以鎭定尤非居官者細憂也浚歸之計危疑之際云云固然事旣異項如其當辭亦何以避嫌况我無可以濟事之材局者耶

又

見書為慰謂於數日間歸到今乃有望間之示何其太遲也已遞之官久留邑中甚不可曾不見同知府君錦山遞歸時文正府君所寄書耶似不可不謝恩而後呈辭尤何可太緩須細加息量也

又

政爾相念子文袖致汝書備悉身上無大損已發赴任行殊以為慰果得安往而以何日上官耶本不足於精神而傷無解事而能提醒者為慮不可言失操於紛華固非所深憂於汝者而汝之自守當常存猶

恐失之之心每事另加詳愼毋招譏議然後可以言
圖報須勿泛忽至望至望

又

戀鬱政難耐得書甚喜身上之安勞𥔲固知其不得免而亦不可爲吏而有求免之心也欲呈辭而未完交未知所商量者如何但不能發送稅船而歸則實有未盡分之歎歸心何以得浩然是切𦅸𦅸吾若歇無常精力脫盡十七十九縣庭哭班皆不能進參心緖無以自定耳所示三知舊喪變不勝驚愕慘切而李統制況又是爲 國家可惜者耶

答孫騏洙

得書爲慰吾視前諸憂患皆稍定而汝父無撓來到可喜當此變年篤老離次甚非事理待天之道何可如是汝獨留彼未知當爲幾日而第須益加收斂視獨如衆閒覓入庸學先將大學循環熟讀濃加思索痛革舊習勿以口滑而旋止至望至望

又

見書知無恙爲慰吾苦歇無常汝父能免大何汝婦委痛已數日未辨其爲落胎餘祟與輪證再痛而痛勢不輕云悶慮何可涯也汝父欲我尚避甚切篤老

此時何可離次汝從兄亦來力言而不得聽從焉耳家內憂故如是而尙在百里外則安得不紆鬱極爲悶然而獨處涔寂正好潛心看書顧何堪遣之難但逢得憂患之報爲妨奪之大端矣然用慮無益第須安心而勤課使祖與父喜聞而忘憂者非所以致孝耶勉之勉之而勿生催歸之心也

答孫曉洙

頃書甚喜好往旱炎轉酷卽復如何主家安吉已得受業而懶惰能不如在家時耶懸念不已汝父日前得無恙報官事愁亂之云直欲掩耳吾一直呻楚而

幼章發還汝從兄明將歸懷緖甚覺無聊矣吾實莫保朝夕而使汝離膝下者兾免襟裾牛馬須痛革舊習毋致長者徒勞無益之歎千萬千萬

又

匪意得書知連得無恙主家安穩慰喜不容言做工之不得如意固可歎若一遵長者敎導而痛革放浪舊習文理得進而亦能攝威儀愼言語則孝莫大焉他何須言

剛齋先生集卷之四